

● 香馨系列丛书 ●

闯祸天使



远方出版社

1 06131651 1

闯祸天使

香馨系列丛书

闯祸天使

香港·严沁 著

远方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最好把捣蛋的天使永远绑在身边！

英俊多情，风流倜傥的克华对于频出状况的雨西又爱又恨，两人成天怒目相视，恶言相向，并刻意隐藏、忽略滋长心中的情愫。

克华期盼的是真爱，而非少女的浪漫情怀，雨西则受不了克华接二连三的绯闻。她尤其受不了他仍把她当成小闯祸精。她要克华知道她已经长大，而福祸只在一念之间……

1

“什么？要我做你的秘书？你简直是在开玩笑！”卞雨西隔着一张真皮桌面的办公桌，迅速地瞥了一眼她的异姓马克华，可惜她那怏怏不快的目光投射在他身上，简直是一种浪费，她还兀自生着气，而克华已把他的正事简单扼要交代过，便转身拿起电话开始拨号。

在等待接通的那一刻，他厉声地告诉她：“就是这么回事，你，当我的秘书。听清楚，我并不是在征询你的意见，我就是要你当我的秘书一阵子。”电话接通了，他随即对着电话讲了一连串流利的法语。雨西重重地靠在椅子上，气得咬牙切齿。

她火大极了！她已经廿三岁了，不再是那个十五岁的闯祸精。八年前，她母亲嫁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华氏企业集团负责人李杰龙后，定居美国，而把她丢给专横霸道的克华，她虽大吵大闹表示不愿，但当时他们却不当一回事。

雨西不悦地瞪着桌子对面正在通话的克华，忆起她十五岁那年，即被廿二岁的克华整得晕头转向。而他时髦潇洒的外型，以及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的练达，简直就是她

梦中的白马王子。

她眯起眼，凝望着克华浓密光亮的黑发，轮廓分明而俊美的脸庞。她蹙了下眉，努力思索他所以能吸引女人的特点：可能是他英俊的外型，以及洒脱的个性中揉和着粗犷与性感；也可能是他特有的霸气。过去的八年里，她不也常常忍受他颐指气使？假如真是这些因素使然，她断定那些女人一定有神经病。克华打完电话，她很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心又紧缩起来。

克华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他个儿高，有一八六公分，身材很结实，全身没有一块赘肉。他舒展后放下手臂，然后坐回座位上，那双冷冷的黑眸透着一股盛气凌人的不耐，逼视着身材纤细的继妹雨西。

“好吧，不要在这里磨菇了，像快睡着了似的。”他提高嗓门说：“我建议你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搬到我的接待室来。”

雨西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，结果却很泄气，只能怒目瞪着克华；她原想说，把她与克华及华氏企业硬扯在一起没什么意义，但她说不出口，只好咽了回去。

“把一个最差的打字员升格做你的秘书，”她顿了一下，“对你的形象不可能有什么帮助。”

“就是这样，我已经决定了！现在正好趁机把你这个差劲的打字员好好调教一下。”他冷冷地反驳：“在这个职位上，我保证，你会很快进入情况。”

“噢，我懂了，”她脱口而出，同时恶狠狠地瞪着他：

“反正你决意要我接受你的磨练就是了。”

他斜靠着旋转椅的靠背，瞥了她一眼，又是那种惯有的、不耐烦的眼神，她太熟悉了。

“磨练你？说实在的，你还差得远哩，我可一点也没兴趣。”他转而用非常有耐心的语气告诉她：“但很不幸的是，你既然与我们家族沾了边……”

“我可不是你们权贵家族的一份子！”雨西反感极了，“我母亲嫁给你父亲这档子事，与我无关！”多年来，郁积在她心头的挫折与不满，一股脑儿爆发出来，“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对他俩结婚之事一向不表示意见——我只是没料到，我母亲居然会失去理性，像个不相干的人似的，躲到一边，而把我丢给你管。就算把我丢在大街上也比跟着你强！”

“又来了，”他声音低沉且略带委屈，双眼带着不屑，溜溜地转动，“你就像一张会跳针的坏唱片，一再重提旧事。要不是我父亲，你真可能会落到流落街头的下场！”他隔着桌子望着她，一副愠怒的表情：“你母亲嫁给我父亲时，已经债台高筑，火烧眉毛了……”

“你才像一张破唱片，同样的事噜嗦个没完！”雨西几乎要对他尖声大吼：“她不是为了钱才嫁给他的……老天，到底要怎样才能让你相信？他俩婚后已幸福快乐地过了八年，而你还在说……”

“我并没有怪任何人，也没嫌任何事，”他冷淡地打断她的话：“我只是陈述一项事实罢了，事实上，假如你能表现得像一般正常的孩子，如他们所愿的，也跟着到美国去，

他们就不必把你留给我……所以别再跟我装模作样说你不在乎他们结婚！”

“天啊，我那时才十五岁！”雨西尖着嗓门大叫：“我父亲死了才四年，就要我离开台北，离开我所有的朋友，我当然不愿意！”

“如果真依了你，你的表现又会如何？”他的语气已经不那么强硬了。

“你们根本没依着我！”她仍很生气地抗辩，奇怪自己何必费心啰嗦这些……从来没有人站在她的角度，替她设想，当年她正处于叛逆性强、心性不稳的青少年期，而现在，克华是唯一能够稍微了解她的人。

平息了怒气之后，雨西接着说：“我被迫离开熟悉的学校及喜爱的朋友，又被迫进一个傲慢而势利的寄宿学校，我完全无法适应！”

“唉！你执意要留在这里，不把你送到寄宿学校又该怎么办？”他没好气地问，“而且就算你受不了，也不能就此把学校给烧了啊！”

雨西紧咬着牙，一言不发……现在说什么已无关紧要，她的倔强傲气，使她这些年来，饱受自责之苦。

那年，克华尚在剑桥大学读书，他接到通知赶到学校时，雨西实在无法分辨何者较伤她的心：是她暗暗仰慕的克华，竟然带着一位举止粗俗的女郎一直出现？还是他连珠炮似的把她痛骂一顿？

她当时伤心得迷迷糊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而克华

把她的沉默，视为默认而更加勃然大怒。她也在混乱得神智不清下，对他大吼大叫地表示，假如她可以留在现场的话，她一定会亲眼看着学校被烧成灰烬。她立刻被退学，学校当局完全没考虑她可能是无心之过。但最令她痛心的是，一向爱她、关怀她的母亲，竟然对这件事不闻不问。

“雨西，我可没时间坐在这里听你娓娓叙述你的不良少年史。”他一边以厌烦轻蔑的口吻慢条斯理地说，一边卷起袖子，露出手腕，腕上戴一只精致的金表。

“是你挑起这个话题的，”她倏然变成不怀好意的甜美，“我们既然提到这个话题，或许你也想回忆一下，当时我被逼着，很不愉快地在你那里住了两个星期。”

“你被逼？”他质问着。“我的上帝啊，那倒真好玩，我本来还以为，我接受了父亲的游说，答应让你住到我那里，我该得到嘉奖的！”

“是的，假如你真该嘉奖的话，那该得精力旺盛奖！据我记忆所及，你一天换一个女人，对一个敏感、易受影响的少女来说那并不是个好榜样，克华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雨西，亲爱的，套用你的说法，平心静气一点来说，是你的不幸，”他从牙缝里轻轻迸出话：“我或许每天晚上都见到女人，但是……”

他突然顿了一下，表情生动地耸耸肩，使她双颊倏地飞上红晕。“好吧！我承认有一个女人，的确在你住在我那里的时候留下来过夜。我也承认，留她过夜是不对，就像我错在太信任你，以为你够懂事，不会闯进来打扰我们。至

于你形容自己，是个敏感易受影响的少女——我倒认为你像个十六岁的小太妹，自作主张开了部轿车去兜风——而且，还没把车开出车库时就撞烂了。”

雨西气得跳起来。不错，她几乎把克华的宝贝车子撞烂了，但是他只知其一。他一向如此，从不想更进一步了解内情。

“我认了，我们谈到此为止！你现在出去，把你的东西搬到新办公室来。”他语带讥消地，同时走在她前面，不一会儿，他已经满不在乎地站在门口了。

雨西抬起睁得大大的黑眼眸，看到克华居高临下盯着她。总是这样，每当他俩靠近站在一起时，她就觉得她将近 170 公分的身材好像缩得只剩 120 公分那么矮了。他给她的影响还不只这点；她苗条的曲线、婀娜多姿的体态及常受到异性青睐、健康可爱的面貌，都足以证明她是个美丽动人的女人，她也对这些关注习以为常，但只要在他面前，她就觉得自己像个十五岁的丑丫头。

自信心渐失的感觉笼罩着她，令她惊骇不已。她把光亮如丝的垂肩长发轻轻拨到耳后，每当她感到紧张或惊吓时，就会不自觉做出这个动作。

“好的，我会把东西搬到那间办公室去，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！”她丢给他这句话，“可是，我可要先警告你，一定有什么法律可以限制你这样对待我！哪天我找到的话，一定……我一定会上法庭告你！”

“你准备告我？只为了我讹诈你，要把你从打字部门转

调为我的秘书？”他迷惘地喃喃自语，接着绽开笑容，笑脸使他的语词凭添嘲弄意味，使她更为光火。

“你完全了解我的意思！”她生气地说：“我每次应征其他工作，你一定设法阻拦我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是你动用了商场上的关系，加以阻挠，反正我知道是你搞的鬼！”

“难道你没想过，可能是因为人家发现你的能力不足？”他讥笑她。

“要真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要我做你的秘书？”她很得意地问。

“我有我的理由，”他神秘兮兮地低语。“现在，可不可以请你……”

“我真傻，噢，你当然有理由！”雨西气愤填膺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。“你回台湾多久了？有四个月了吧？你用过的秘书不计其数，老天，现在我真正恍然大悟了；我们来算一下，华氏企业的据点在美国有两处，在欧洲大陆有四处，可能还有其他我所不曾听过的据点，星罗棋布，遍及全世界。原来，你运用手腕到处偷香猎艳！”

她看出他脸上风雨欲来的恐怖表情，也知道该适可而止，但话一出口，便一下发不可收拾。“而现在，你终于觉悟，公事与你所喜欢的某种逸乐，是不能混杂在一起的。怪不得你准备忍受我做你的秘书——即使我不会打字，可是起码不会纠缠你。”

他动作之迅速，令她大吃一惊。一分钟前，他们还面。

对面唇枪舌战，而一分钟后，他已经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，他结实的肌肉与她全身紧密地贴合着，紧密得好像她的衣服已经被剥离了一般。

“但是，如果你的推论都不对时，你怎样反辩，雨西？”他柔声问。

她从未如此接近过他，也从未被他搂在怀里，乃至于目眩神迷，兴奋莫名。

他的接吻技术绝对是高段。他的唇彻彻底底、实实在在占有她的樱唇，令她异常惊讶，完全失去抵抗力，任其长驱直入。不仅是他的嘴引发她如痴如醉的反应，还有他的双手，在她毛衣下摸索所激荡起的兴奋，令人瘫软。她感到一股电流爆发般的欢愉之情，令她无法抗拒。

克华的双手继续在她身上游走，使她的体温急骤升高，几乎要燃烧起来。她敏锐地意识到她是个女人了，这是她在过去的生命中未曾感受过的。

“不要！”她猛力推开他，从他怀里挣脱，步履蹒跚地向后退，并错愕地掩着脸颊，企图平静自己的思绪。

她必须竭尽所能抵抗他所引发的催眠式魔咒，而事实上，她也必须使尽全力，才能脱离他的桎梏，恢复神智。

“雨西，你怎么可以那么用力推我！”克华警告她，语气虽然意味着指责，但仍有些莫名的紧张。“我明白我有些反常——我愿意道歉。”

她张开捂着脸的手指，从指缝间偷窥他，她生怕一开口说话，便会泄露了心中的秘密，

“你真的要学会不要惹我生气，”他大声说，“特别是你现在要跟着我做事。”

雨西愤然放下手，心里原有的顾虑被怒气取代了。

“你的道歉真周到——居然说是我不该惹你生气，”她火冒三丈。“既然只要我开口，就会惹你生气，你却还下令，要我在你身边工作！你是怎么搞的——有自虐狂？我从来不知道秘书该做什么，可是我确定你一定很得意，因为我不懂，而你懂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也跟着大吼大叫。“天哪，你在那个可笑而学费贵得近乎敲诈的秘书学院，总还修过几门课吧！”

“是啊！可是，很显然，你从未看过我的成绩单……”

“我对那鬼成绩单不感兴趣——只要学校没把你踢出去就好。”他很严厉地打断她的话。“在我的印象中，你结业时，他们发了张证书给你？”他皱着眉加了一句。

“是啊！有一门初级打字课，另有一门每分钟五十个字的速记课。”她顶他，因为她知道，在这一方面他可能是搞不懂的。

“所以，还有什么问题？”他语带疑惑地再问，眉头仍深锁着。

雨西告诉他，公司里有几个打字员，速记的速度比她快两倍，而速记她差不多都快忘光了，这是他该再三考虑的。

“你不会那么差吧？”他略带质疑地小声说。“否则你就

得转到别的部门，就像刚进公司时，做些单调的例行公事。”

“我就是那么差！”她志得意满地告诉他。“不过平心而论，虽然我打字速度不够快，可是遇到复杂的数字工作，我会尽心尽力，务必正确无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司其他人都把那些会令人头昏脑胀、涉及规格之类的文件，统统都交给我的原因。”

他以谨慎探索的目光瞥了她一眼，一边抿起了嘴。

雨西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的嘴。刚才他们热唇相触的感觉又生动地活跃起来，似乎在体内引爆一股兴奋之情，而爆裂声在耳际响着……

她猛甩一下头，试图理清狂乱的思绪，觉得双颊发热。

“好吧！所以，你工作的速度虽慢，但准确度够，”克华突然一边大声说，一边用手指抓了抓头，显出一副厌烦的样子。“雨西，我们之间的误会一定得澄清。我知道你，也许不相信，但自从我到台湾后，就一直想找你谈谈，只是排不出时间。”

雨西疑惑而茫然地瞪着他，对方则低头看表，并未察觉。

“现在，把你的东西拿到这里来，然后我们早一点出去吃午餐。”

他没等她回答，就大步走向他的办公桌，拿起西装。雨西凝视着他耸动宽阔的肩膀，套上西装，脑中思潮汹涌，犹如万马奔腾。

“快点吧！”他不耐地催促着，一边打开门等她开始行

动。

“我……克华，我不要跟你到员工餐厅用餐。”她突然担心地说。

“谁说去员工餐厅？街角那里有一家日本餐厅很不错，我去时总是会有位子的。”

雨西生气地想，就是有那么多餐厅不拥挤掉别的客人，也要列队欢迎他。

“雨西！”

“克华，我……”

“走吧！”他抓住她的胳膊，用力推她出门。

“我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得很好，你不必……”在电梯里她抗拒地说着，而视线故意避开他那张绷着的脸。

“你可以？”

“可以，”她被推出电梯，火大得高声抗议：“不要这样对我！”她想挣脱他，却无法得逞，他迅速地帶她到打字室。

“我在这里非常快乐，但是，你的出现破坏了一切。”他完全不理睬她的抗议，帶着她疾走，她抬起眼看到他冷冷的脸色，心不禁往下沉；显然别无他法，只有委屈自己。“克华，你知道，大家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件事的。”她几乎哭了出来。

“有何怪异之处？”他质问。

“天哪，你在公司里是神！大家一定都会……”他出乎意外地停步，把她转过身来面对他，她屏息以待。

“好吧！雨西，说出来吧，你到底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我……那，假如你一定要知道的话，我就跟你说，没有人知道你是我的继兄……嗯，据我所知，公司里除了几个高阶主管外，没有人知道，”她期期艾艾地说，然后不怀好意地加一句，“我没跟任何人说过！”

他睁大双眼，全然不可置信地听完后，居然对着她大笑起来。

“你其实是怕跟我这个……花花大少——我相信你会用这个名词——的上司交往过密而损及清誉。我的天哪，就是这个问题吗，甜心？”

“你怎么可以叫我甜心！”她叫嚣着，然后急忙用手捂住嘴巴，幸好身旁那间办公室的门仍关着。

“你知道，”他带着点得意的口吻，“我确定我们绝对可以让流言四起——假如我存心这么做的话。”

“克华！拜托不要！”她哀求着。

“为什么？雨西甜心，我确实相信你不会趋火附势。”他满意地低语，一边放开她，嘲弄地瞥她一眼，一边走向前为她开门。

雨西进办公室时，两眼往下盯着脚下豪华的绿色地毯。

这间打字室装潢得很气派，与华氏企业台湾其他的分公司一样，几乎可称得上奢华。虽然雨西没有在其他公司工作过，无法比较，但据她从公司几个部门的同仁口中得知，华氏企业不论在薪津、工作环境，以及最重要的工作满意度方面，都能猎得令人称羡的国际好评。至于把她工作的地方称为打字室，其实并不妥，就像把她的同事称做

打字员亦不十分妥当一样。

办公室一共有六个打字员，三个是大学毕业生，被华氏企业自由的内部升迁制度，以及毫无性别歧视所吸引进来的。目前就有两个部门主管是从打字员一步步擢升上来的。雨西无奈地想着，在同事中间，她是属于工作能力较差的。她拖着沉重的步履，低着头，走向办公桌。她敏锐地意识到，克华在她身后亦步亦趋，而整个办公室也突然安静下来，弥漫着沉闷的气氛。

“哎，哎——怎么啦？”莎丽促狭地轻声逗她，而雨西只红着脸走过她身边，到自己桌前才止步。

她非常喜欢莎丽，她默默地想着。莎丽公然丢下手中工作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显然是兴致很浓地想知道她怎么了。凭她俩的交情，有很多机会可以让莎丽很顺利地掐住她问出个名堂来，就如此刻。

她从抽屉里找出一个大塑胶袋，然后把她抽屉里所有的东西都倒入袋子中。

“雨西，你被解雇了，是不是？”莎丽大声问。

雨西带着哀求的眼神望阙她的好友，莎丽已经站了起来，震惊愤怒地看看她，然后转向克华，他则神态自若地站在雨西桌边。

“当然不是，我以后再向你解释啦！”她小声对莎丽说，并投给她一抹祈求的目光。莎丽常会为了朋友而一反她原本沉着的个性，变得非常冲动。因此常令旁人惊愕不已。

“就这么点？”克华问，语气中明白地显示着轻蔑。